乙巳消長錄

十六

2291.7
1737
v.17

編

芸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六

外編

尹元老

尹元衡

蘭貞

李芑

鄭順朋

鄭礥

林百齡　林九齡

許[illegible]

東306144

金明胤

鄭彥慤

安世遇

李洪男

李德應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六

外編

尹元老

乙巳七月軍器寺僉正尹元老有罪竄配元老元衡之弟（當作兄）而 上季（當作叔）舅也性凶險詭詐喜造言大行大王在春宮與 上友愛天至而元老日夜交構離間天親賴 兩聖英明卒莫之售至是政府三司六書交章請置法遂命竄元老于海南輿論快之

國朝寶鑑

初 仁宗自在 東宮尹元老尹元衡兄弟讒間

兩宮必欲生禍及 中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宗不自安而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曹參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三司亦啓之屢日乃命付處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 東閣雜記

乙巳七月初七日 成服翌日 丁卯尹仁鏡柳灌等問安于三殿 大王大妃答曰未亡人薄德薄福再逢大變但痛哭而已今者幼沖嗣位凡國家大事專恃大臣且往者浮言之輩造為邪說欲亂國家到今人心不無趑趄若復有邪說者則宜痛治耳往者浮言則上

無一毫之私心欲盡洗之務定人心以安朝廷大臣等亦宜知此意鎮定人心盡忠輔國也尹仁鏡等回啓伏承　下敎欲務定人心以安朝廷辭旨懇惻不勝感激隋涕今幼主新立國家多難臣等日夜號泣思盡輔護之責不知所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小人勿用為亂邦也今擧朝皆以鎮人心安宗社莫先於去邪勿疑臣等伏見天之降喪國家未有甚於此時　先王昇遐只隔八朔今　大行王又至斯極是雖曰天之降喪其所以致孽者實由於人軍器寺僉正尹元老其情凶險其心詭詐依憑肺腑日

以造言為事離間天親　大行王孝友出於天性兄弟之好無纖毫間然而此人謂一東宮將加害於大君以此恐動宮掖交搆兩間以　先王聖聰不能無惑日夜以不得保幼子憂慮遂成心熱終至大故大行王亦以不能順於親友於弟常懷憂惧仍遭大變重成羸毀曾未幾時又至大故輿情痛憤欲食其肉此宗社之大賊國家之禍胎此人雖是　慈殿之至親實　慈殿之讎也請亟　命遠竄一以慰　兩朝在天之靈一以洩臣民積欝之忿　宗社幸甚

大王大妃荅曰前年冬　先大王尋罷經筵入內言

曰大司諫具壽聃言大小尹之事欲推言根慮人心
怊亂不推厥後大司憲鄭順明亦言之 先王不推
言根者是欲鎮定人心也實有如此事則宮中豈無
所聞乎內外上下絶無如此之言而今者纔經七日
朝廷如是啓之罔知攸措元老人物雖無狀不推言
根而罪之無乃不可乎若推言根知其的實則何措
之有再啓 答曰政丞不必至於此雖曰豈偶然而
啓之予亦豈偶然而不從乎政丞豈親聽乎必傳聞
而然必推言根然後可以定罪仁鏡等又以 大行
王下賓僚之書啓曰自 上覽此則可知朝廷之意

也燃藜述

是日問安後欲啓之而　慈殿備忘先下柳灌驚曰上已知其徽矣其啓初以請巫加顯戮李浚慶獨為不可曰如此啓之亦似太速況可言戮乎遂改為遠竄上仝

時大臣欲請誅元老問于諸宰浚慶以為不可柳灌愕然曰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浚慶曰今若請誅元老則大妃之心其安乎未可遽為也上仝

時諸臣會于賓廳皆欲殺元老先行後聞令宰臣次次詣政丞前言其可否右尹李浚慶就前曰今日異

於前日　大王大妃在上豈可不稟而擅殺其同氣云出户時宋麟壽怒形於色招而語之曰原吉（浚慶字）此議吾所不取也浚慶未久出為平安監司時事漸變士林之禍久而不絶元衡德浚慶之救引而置諸正卿此乃諸臣徒惑於前日大小尹邪正之說而不知通變卒取魚肉之禍措哉　梧陰漫錄

時二品以上會議或言具法正刑可也或言不可緩即於諸會處撲殺可也或言刑物可預具李浚慶獨言不可孟國論已定於外而浚慶之言如此衆論遂沮莫不歸咎於浚慶曰使宗社罪人失刑面ㄴ相視

浚慶呼一宰相同行乃若不聞終亦避去浚慶嘗曰平生無所惧當日氣色殊凜凜然云寄齋雜記

時獨工曹參判李浚慶以為幼主新即位　母后至親不可罪之況未有顯罪而撲殺士大夫可乎衆不聽燃藜述

政府六曹請罪尹元老　大王大妃答曰予豈惜元老而不從朝廷公論乎以有淸人之所為故也指尹任也上全

再啓曰時欲論啓而未果者以　先王亦不能無惑於邪說恐或事有難處也　大行王時不果啓者恐

有以傷 母后之心今則無如此之嫌而正極言定
罪之時也 上全
副提學羅湫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文章請
罪元老曰臣等考諸經史則周之成王年八歲即位
漢之昭帝十三歲即位而成王知其叔管蔡之罪昭
帝辨其皇后祖父上官桀之詐是皆幼冲之主而能
斷至親之罪豈宜自托年幼有所遲疑伏願 殿下
上法二君亟從公論以安宗社○時大臣則啓于
慈殿三司則啓于 大殿 上全
領中樞洪彦弼知中樞鄭士龍任權僉知中樞金舜

臯都承旨宋麟壽大司成趙士秀等請元老罪快從
公論奉敎王希傑等政府舍人六曹郎官等各上請
罪元老疏時擧朝咸請 大王大妃批曰擧朝之臣
論執至此故勉從自願付慶海南 上全
士禍起後元老宥還丙午元年元老時爲敦寧都正
與弟元衡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參勳多發怒言
元衡嗾姪(當作弟)兵曹佐郎尹春年(元老元衡之再從弟)上疏論
元老曰臣伏見 殿下以 中宗之子 仁宗之弟
入承大統而尹任等欲廢嫡立庶則覆載不容人
共誅而罷之議尚有不快者以其一國人心尚趁

大王大妃欲廢　仁宗之事也常人之情見淩辱父母之人則思所以報之況　大王大妃蒙萬世驕妒之名非獨尹任搆之實乃尹元老成之臣伏見衛將尹元老賦性奸邪受氣貪濁加以殘忍之資濟以驕縱之態無一善可紀有萬惡俱備只懷富貴之念不有君臣之義當　仁宗朝平居對人自比於漢明淸每發殺戮士林不附己人之言我若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　仁宗為愚暗或說　仁宗早夭公然唱說小無忌憚事ㄴ皆稱內應言ㄴ皆托內旨尹任以仁宗至親豈不知之驕妒申生之事萬古悲涼人有

秉彝孰不痛憤九年之間匆匆不靜　大王大妃為驕妒者此豈獨尹任搆之實乃元老成之　殿下不知其所以然且九年之間一危國母一危宗社往在丁酉欲婚其子於金禧之女請金安老而不聽挾其私憾逐生除去之謀輒淺尹任逐使國母幾廢　仁宗賔天之後尹任等恐元老報復各為其身共謀及逆逐至宗社幾危　殿下不可獨以為金安老尹任等之罪今者及怨不與錄功之列欲樹其黨排斥勳舊大臣或謂當用丁酉乙巳之罪人或稱一等功臣當被大罪搆成內外之言眩亂是非之迹人心攘貳大

臣不安或有趋附黨與將成　殿下不以此明示好惡則近不過數三年遠不下十年士林將被大禍朝廷將至大亂國家必亡宗社必覆伏願明以察之斷以處之勿使元老更造丁酉之禍乙巳之亂以顛覆李氏萬世無疆之業文元老者莫如臣知元老之心事者莫若臣狀當國家治亂安危之機寧負元老不忍負　殿下臣請盡言之當　仁宗大漸之時與主夫李建陽蓍卜其吉凶及其窀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顏曰　主上薨逝吾之心火滅矣君父之病欲其凶君父之喪以為幸且日者語臣曰　大王大妃尊

居母位已三十年享福亦久安能久存臣聞言之後
食不下咽痛心罔極容忍亦久臣之罪大矣元老之
心臣細知之矣欲其窮極富貴與奪出於已生殺出
於手舉一國之政惟吾之所為耳故當　仁宗東宮
時多發無狀之言使尹任藉以為口實其即位不成
其欲則幸其宜天且待　殿下之時欲試其術　大
王大妃不聽其言則又不欲其久存其心以為若無
大王大妃則以　殿下為幼冲可弄之手耳　殿下
若又不聽其言則必生其他望於　殿下矣鄙夫之
事君患得患失之念弑父弑君無所不至言之至此

不勝痛哭臣竊念之於心曰尹任殿下之賊臣也元老仁宗之叛臣也聖賢復起不易臣言且以一己之惡言之方亂其師也而誘敵其田使破家業尹紀其姪也而謀奪其園欲遷祠堂奪綾原尉之魚箭奪清原尉之家址地利缺之財則強欲奪之利尹慶義之財則強欲奪之作田鳳山結怨西海之民報奴之仇嶽踏市人之物故其被窮也閭里相慶市巷共悅一國之人豈皆尹任誘之至於此前任豈德為陰漁竊取之計誑其良民皆定日守日守之役甚苦爭膏田土謀免其役使市人永弼潛受其賂盡歸於

已且聞開城富商有女利其財欲納之而不聽搆陷其父至於大罪且家居殺人恬不動念其奸邪貪濁之狀驕縱殘忍之事不可枚舉元老　大王大妃之第　殿下之舅臣安敢誣飾虛言下問左右之人少有不實當治欺罔之罪前佐郎成子澤依附尹任罪固有之原其所以元老激以成之且近来之事皆出於外戚一國之人畏之如虎莫敢論其是非及為趙附之計將至於知有外戚而不知有　殿下大臣傍觀而不達葢諫縮首而不言豈不寒心參判尹元衡雖預除凶之謀當其錄功而固非不受可也而欲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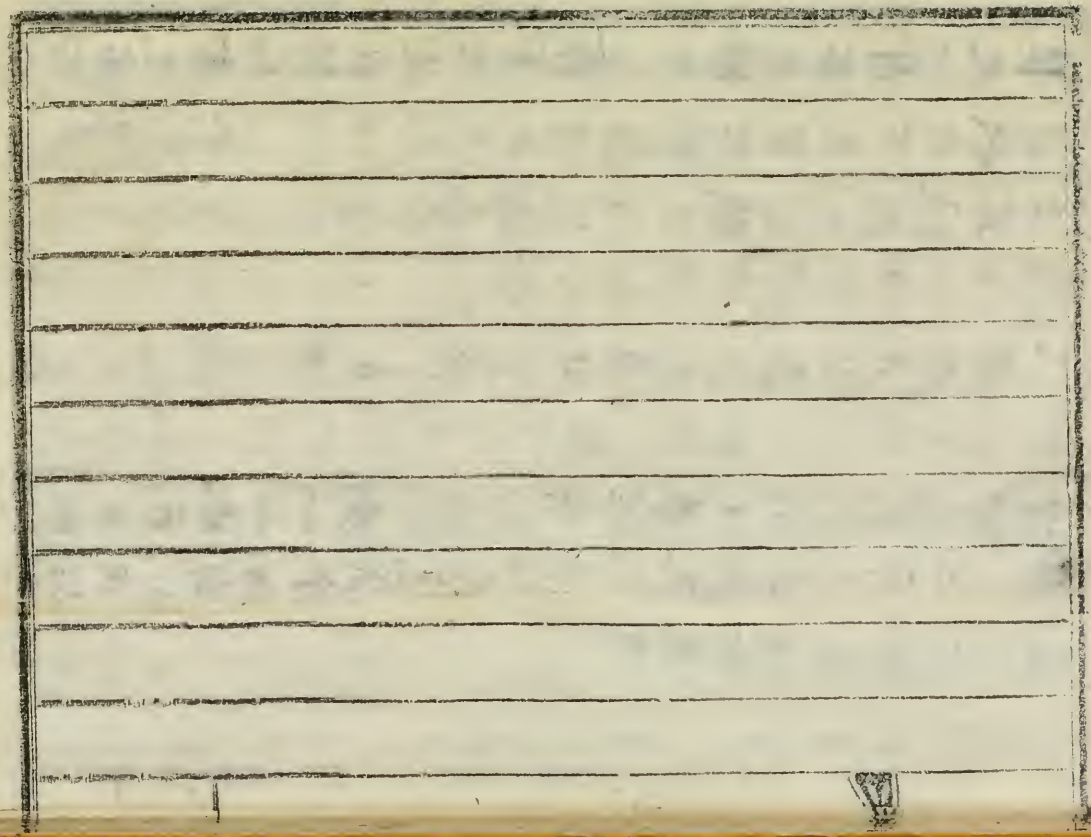
其利猶不辭謝是可謂善處外戚之道乎判書沈連源不知元老奸邪信聽其言後日禍生誰執其咎且護軍尹參用心邪慝構成虛語前主簿李建陽性本凶邪恐動大臣且元老公然唱說曰自上欲錄吾功苦待自下發端有一二宰相至於通簡相勸臣只見元老可數之罪不知元老可錄之功且一日之內陞授尹元老等三人使　祖宗名器不施於有德有才之人而先及於外戚無乃濫乎右議政鄭順朋等忘身殉國更造宗社則　殿下眞大之功再生之恩而　殿下若信聽元老讒言則將至於不保其身唐之五

王除周復唐賛立　中宗而竟死武三思之手伏願
殿下軫念焉近来殺戮之餘士氣摧折求言雖切無
一言抗疏封章者豈不寒心培養士氣扶植國脉當
今之急務也近来九年之事臣所詳悉而臣若畏首
畏尾閉口不言則士林之間或有不知國史之中或
不備錄　中宗永為敵公　大王大妃永為驪姫而
元老奸邪貪濁之狀無以暴白於一時昭著於萬世
矣朱溪君深源以其姪疏其叔父任士洪之邪及其
用事正合其言然身死於其手至今悲之臣不顧兄
弟之情欲盡君臣之義固知他日必有深遠之禍然

臣之一身不足惜也　殿下毋使臣得知言之名於百代之下矣臣不勝屏营之至　幽憤錄　上招大臣示其疏罷元老職両司從論之命遠竄未幾賜死　東閣雜記　乙巳傳聞集

人謂非元衡殺兄也春年實殺叔也　掛一錄

尹春年疏以為尹任　殿下之逆賊元老　仁廟之逆賊後来元衡兄弟雖携貳當初則一心也元老既為　仁廟之逆賊元衡獨不為逆賊乎此則分明招認有同結案　月汀漫錄



尹元衡

乙丑八月削尹元衡官爵放歸田里元衡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陰毒嗜利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宗幼為大君　仁廟之舅尹任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護　東宮為名欲以傾　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起安老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搆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以　明廟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　仁廟將大慚語大臣曰　中宗嫡子只有

吾與大君而已吾殺大君可以紹統　仁廟賓天大
臣迎　明宗即位元衡等欲乘時搆禍乃與李芑鄭
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光準等陷謀造語曰柳灌柳仁
淑尹任等欲謀叛逆廢　主上將立桂林君瑠且憚
鳳城君峕之賢亦指以為奸臣所推戴逐告于　文
定下密旨起大獄一時士類鮮有脫其禍者逐錄衛
社功又恐公議之不泯街巷之議稍有異已者輒指
為逆黨由是道路以目元衡之勢大振又恐元老爭
權嗾有司論罪竟至賜死夷權射利無所不至京師
有大家十餘貨財充溢其中服御之僭擬於大內又

黜其妻以妾蘭貞為妻甚嬖之所言皆從納賂攘奪亦多其妾所資也秉生敎之柄者二十年士林含憤莫敢發至是大司諫朴淳議于兩司合啓請遠竄伏閤累日上自三公下至抱關莫不一口請罪乃命削奪官爵放歸田里 經筵日記

元衡領敦寧之任之子登第以進然以人物之卑戚里之勢如吏郎檢詳薦引之處動輒阻礙 仁廟朝以都承旨特拜工參 東閤雜記云蓋以嬖寵之心也宋麟壽駁其不合兩月不已竟改差 稗官雜記

時元衡圖竊國柄及 上卽位莫敢詰其奸睿黜燈

佛寺祈　睟曆之不延又於木覓山夜有燈燭之光有人潛伺之元衡手自焚香點燭頂禮神座祝辭凶慘不忍聞又於宮中埋木偶人為媚道壓勝之術嶺南野言　楓巖輯話

仁廟喪後小尹黨類彈冠相賀揚ㇾ自得成服之日百官班立尹元衡李芑趨而入枝理丁熿望見奮罵曰觀此賊氣色痛莫甚焉掛一集

乙巳八月元衡受　文定密旨使大司憲閔齊仁等論尹任等三人諸僚皆不從邪黨震駭惧事不濟元衡乃與知中樞鄭順朋兵判李芑戶判林百齡工判

許磁等夜會于光化門外翌日壬子二十二日詰朝俱詣政院上變告請對 燃藜述

元衡自做諺簡若任上於 恭懿殿故為墜遺闕庭以動 文定 上仝

觀物筆記云南袞搆陷己卯諸賢則詐稱南書房以白衣步投葛第尹元衡謀陷乙巳名賢則詐稱尹生肩以微服夜聚鄭順朋家小人黯黮情狀一轍 野史之流

丙午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等啓曰尹元衡乃建議之首者而久滯從二品至為未安請速陞用荅曰

再安　宗社功豈偶耿但元衡親切故欲徐為之矣
如是啓之知道翌日陞資憲東閣雜記
明宗己酉饋乙巳僞勳衛社功臣於闕庭傳于領相
李芑等曰尹元衡有莫大之功而他無可酬之事其
良妾子女許通為嫡可也芑等回啓曰　祖宗朝有
大功者許通妾子女有前例　上敎至當非但此也
有大功而不為一品至為未安請陞資遂以元衡妾
蘭貞為其妻其子女許通為嫡國朝彙言朝士之貪
勢利者與之為婚稗官雜記
尹元衡為兵判差一武人北道權管武人之任送箭

筒元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箭筒投之樓上未幾武人罷官歸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謹呈一箭筒未曾覽否元衡疑之命婢取来鑰匙纔發貂皮湧出上觸于樑散于座前元衡驚喜即除饒邑元衡敗後有人僞其宅見壁上反糊一紙諦察之白粒三百石大艇一隻並納云其受貨類此又為吏判有人納繭累百斤求補叅奉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郎官秉筆促之元衡和睡而荅曰高致高致者繭之俗名及受點曹吏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士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辨其真偽 於于野談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壻安德大之切
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既裝五柱以為叙吉納之
親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上
以為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死
改選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薨尹嬪至　宣祖
壬辰卒未及葵倭入京城逐失其柩　東閣雜記
元衡當　世子擇嬪之時見忤　仁順托以無嗣潛
懷廢立之謀　文定大漸之時使其妖妾鶉入大内
佯為問安搜盡諺書而出此凶謀之書恐其事泄而
如是也　丁丑朝廷疏

明廟既委任元衡元衡威福既盛莫之敢撓則又引李樑使圖元衡樑之於元衡所爭者權柄也一小人雖除而一小人又入則小人何時而去耶野史之流

文定既薨　明廟欲誅元衡而朝議洶洶未測上意亦無誦言攻之者　上覽之一日於講筵問漢文誅薄昭是非群臣始知　天意遂論其誤國專權之罪請門黜大諫朴淳議於兩司合啓請逐貶之伏閤累日　上自三公下至抱閼莫不一口請罪紫海筆談睡篇逐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領議政尹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弄神器人主威

權移在掌握氣焰熏灼世畧睨跋扈無復人臣之禮千官懍畏國家大小事必關白元衡而後乃行使殿下孤立於上國勢岌岌折入私門忠憤之士莫不扼腕流涕而泯默不敢開口者惟待 睿上之自悟元衡近益驕亢積惡殃酷便利己私削弱公室奸宄萬端不可勝紀姑以一二事言之欺罔天聽以妾為妻德與君之子 中廟之孫敢以妾女議婚當 文定王后大漸之時遣其妾擅入大內矯令內醫妾試雜藥趨附之人布列方鎮舟運陸輸絡繹其門大廈十餘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常所寢食之地家富

於國身侈於主又多防海澤冒占良田官家給種守令監農一國逋逃咸萃于此縱其豪悍之奴掠人妻棄人田甚至於殺人而屍親不敢鼓公議鼎沸厥惟久矣請亟命竄謫以杜厲階於是兩司交章力請上乃命削爵放歸以李浚慶代為領議政朝野相慶

國朝寶鑑

乙丑八月元衡有罪免進李浚慶上相辭以前疾扶掖上殿極論國家元氣受病之源引喻譬曉期悟天心蓋指元衡之輩而請從公論以斷私恩既出疏請亟正元衡之罪繼率百官庭論三日而允元衡弊政

多所請改 東皐行狀

元衡削奪傳旨元衡本以凶邪貪濁憸巧陰毒之人托國舅之親挾衛社之勳久居上台獨專國政脅制君父弄竊神器人主威權移在掌握凶威燻灼虐焰熾張與奪隨手榮悴在口斷食國脉流毒生民箝百僚之口網一國之利八道饋遺百倍於封進千官懍畏實過於君上國家大小之事必皆關白而後行使人主孤立於上徒守虛器搢紳重足於下莫保朝夕痛君上之無權憂社稷之將傾欝悒度日不敢言而敢怒偃然廊廟莫敢誰何益自驕亢積惡彌酷其便

私利已削弱公室擅主威福之狀至老尤甚其奸狀
不可勝言姑舉一二言之以官婢而產之妾陞為夫
人以側室之女下嫁於士大夫敢擬宮禁宮門至嚴
內外有截非外人出入之地當文定大漸之時三
殿日親問安內人侍側羅列左右乃遣小妾直入大
內無異私家略無忌憚至於諱令內醫接進雜劑醫
官及提調雖知其不可而莫敢與格雖莽卓之妻妾
未聞若此之橫恣縱猾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刑獄
天下之大命鬻責任其貨賂低仰隨其指嗾雖執法
司寇拱手聽命官爵人主之大權吏兵銓書凡大小

政事不得自由一一稟承指意然後謹行鎮將邊帥州縣守宰盡出其門即以賂受小不如意則慍見於色雖執政重臣亦俛首奉之如恐不及星羅郡邑棋布鎮堡受鉞無非負債之帥佩符盡是含恩之吏陸走貨貝生民之流亾殆盡馱輸米穀軍卒之痼瘵亦極尺牘雲飛於遠近方伯掣肘於殿最殺人者邦有常刑雖儀賓公主尚不得寬饒縱其豪悍之奴奸騙人妻妾掠奪人田宅至於白晝殺越無所不至而守令不敢禁尸親不敢告水落山環山受以為柴塲芻蕘者不往至於進上田獵亦不得行驅逐其庶民發掘

其塚墓傍近之人控告無地以內閑天驥馱其婢妾
畧無忌憚山陵之役國家之大事太僕車馬服其家
而使不得用之軍器鉄匠車幅所以鑄成兵戈以需
緩急之用輸運戎器以重軍國之事私役其家而不
遑官事私輸賂物而轅摧牛斃凌雲甲第輪奐華構
連街接巷萬有餘財濱海築堰內地沃壤田亘阡陌
而盡入私占而公家給種守令監農官穀盡為饁食
之資農民盡作開墾之奴田庄所在闔境盡空珍玩
充牣盈溢家富於有國身侈於王者猶且土木方興
營繕不撤秦瀧連筏陸續於江頭米穀紅腐賤如泥

沙難於久儲則物集纏品上下其直販貿山積市上之物一朝幾空人無不唾鄙至於倭舘公然貿銀略無愧耻敢行商賈之事辱及朝廷雖銅臭之人未及如斯招致譯官閱給雜物金月紈錦條列名目俾貿於燕市價少徵多必稱貸輳足然後得免其苛責雖賈胡之慾未必如此伴儻之人自有定額列郡良家諸郡富户冒占濫屬寔繁有徒無邑不在則是實分國自占而徵納役責侵暴毒害延於隣坊甚至勒要力蹬横奪其民田傾家破産比比有之控告無所豪悍背主罪在綱常招納逋亡作為淵藪兼且好訟之

輩自知理曲必以等棄之心輒生分利之計立券持文一投其門則雖理直之人緘口而退莫之敢爭尾署步兵步埏埴也紙司咨紙為事大也自占居半役夫偏苦私送皮楮公然兌換其瘠公肥私率皆類此防納貢物市井之所趨也販賣蒿草村氓之不屑也納一徵十規取倍蓰之利舟運京江販人穀布之價利之所在不遺錙銖女僕執爨家人之常也別立膳夫無異內饔食前方丈饌八珍之味太僕酥酪為上供也至令酪夫提携器具煑爇於其家有同御進至於子女僕妾亦且厭飫各處農庄分養牛隻有時成

籍点閱則彌滿原野不可勝紀又慮其相換則烙以火印逢授者如不準其孳息之數則侵徵之孳延及隣右監設私獄囚禁良民劫奪其田民車載米穀分給行路孕施人工軍資本監庫間之外其餘地使不得連接於人家者所以防偷竊也造家時占及其家公然奪占畧無忌憚　文定王后尊則　國母親則同氣平生恩幸昊天罔極昇遐之日聞訃詣闕晏然喫飯有若平時又為所切之人請托都監圖差役之官及入梓宮之時所當擗踊哭泣之不暇但曰喪事宜速取覆天蓋一不下淚自前星失曜之後　上候

頻徑屢進藥中外臣僚莫不問迫身為首相未嘗念及問安等事朝議先發然後而隨且因一朝之忿敎其妾子豆里孫投之水棄別正妻追徵婚幣並奪其財產使之飢死其兄元老被罪而死則所當哀矜惻然撫恤家小而猶幸其死橫占其京家奴婢其兄元亮年老獨存則所當事之如父盡其親愛之心頻往其家立詣門外托病不見奴視其兄其尊弟度孫之妻出入其家而與之通焉度孫之死後使之来守其家而縱淫無耻及其醜聲騰播事狀難掩然後又使之削髮為尼且尹百源雖明黨罪人於已則乃骨肉

至親之人及被罪之際勒奪奴婢百口臧獲其負郭良田是雖出於百岭之哀乞猶父身為首相敢受猶子之賂李希孫同閈友也金晏錫宰相人也當乙卯拿鞫之時難於受刑納賂乞求或要取其祖業相傳珍玩之物或陰受其寶纓白金銀段諸種之物竊王府之嶽為一身之私且門用錦段之帳器用金銀之飾供帳什物之華侈於王者妳妾服飾之僭過於宮禁在家出入之時必乘小轎使女僕擔行至中門始乘大轎是僭自上乘小轎之儀當乙巳武定之時逆賊姻族並投有北以示王法故安世亨以尹任之子

與仁之妻又既以被竄謫是皆閔極惡之大罪元勳
大臣開釋仇讎要結婚媾作為一家至於雪罪収叙
豁之同生並列於朝其女婿亦逆賊任瑠之至親其
貪利滅義恣行脇臆忘君父之讐忽宗社之罪毀萬
古春秋之大法啓逆類希望之奸心當初為 東宮
擇嬪之時黄氏乃逆黨安世亨之孫逆賊尹與仁之
三寸姪女而自少腹病長在呻痛之中別無所著之
德黄氏與女壻安德大為四寸切親且與黄大任約
婚其子於黄氏之弟其意以為黄氏為嬪則其勢重
盖可保冨貴於無窮與凶猾之妾潛通結約於大任

夫妻又使其腹心國卜金永昌變其五柱而定嬪之時力主其議隱諱痛疾欺罔君親逐定為嬪欲為他日之國母其不顧宗社萬世慮而陰秘譎慝之狀極為凶慘設座榻於堂中佯擬御榻又設朱紅交椅坐受一人之禮至名設饌之所曰水剌間朝夕常食曰水剌眼前使喚婢子謂之侍女任事者謂之監察執事之奴子謂之次知使喚奴子謂之司鑰宗奴之出使四方劾勅各官曰吾主乃專制朝鮮誰敢抗拒者乎至於侍婢衣服鬢鬟皆效宮粧而凡人送遺之物使次知之人書于粉牌而進呈於前婚姻宴會之所

又以綾羅綢緞絹之帳圍遮內廳凡居處舉動一依宮
闕儼然作一人君之儀其擅專割制貪贓奢侈凌逼
毒害瀆倫敗常殘忍薄行誤國病民亂政害治無君
不道之罪固當明正快示王法第以功在衛社親切
先后特從末減只命連免相職及諸提調使不得恭
預國政所當敬畏天威謹飭一家自方被論優游近
郊方興土木責役日甚又縱奸猾之妾多出家藏財
寶男負女戴東輸西運其所黃綠之處則雖未的知
其橫恣無君至於此極又命罷斥遠居鄉村後乘婦
人有屋之轎潛入城中留連其家非但蹤跡之凶秘

所為難測其違逆君命探試朝廷有同鬼蜮群情憤
欝公論愈激朝廷上下之爭論將至一月之久中外
民庶之號訴遍滿關門之外畿內之人聞其出避白
晝群聚極口罵辱到處皆然身為首相無一毫利澤
之及民徒使居毒於一國罪盈惡積神人之怨積年
有紀責薄譴凝群情之欝憤如川之難遏朝野之危
懼者甚於前日若一失機宜不正其罪則人心一散
不可復合危亡隨至將無以杜後來人臣跋扈之患
削奪官爵放歸田里事下義禁府 典古要覽
元衡之奴有怙勢為民害者自府拿致杖殺之 詳見

郎署上疏曰天下之事孰有衆人所共知人主獨不之知者此莫大之患也然衆人所知而無敢言之者則人主固無自而知之其勢亦末如之何矣若夫以衆人之所共知又有敢言之者而人主聽之若不知雖或知之而不為快斷則其為禍可勝言哉臣等伏見尹元衡以陰狡禍賊之資濟之以貪饕凶暴之行頡制魁柄豪橫自恣其犯分壞禮戕國毒民之狀擬諸前古極其所無舉國之人絆舌腐心莫敢相語殿下深居九重之上豈得以盡知之哉惡積罪貫天

人交譖一朝公論上徹　曆鑑蓋欲救數十年深痼之禍而盪摩之其機関亦已大矣自朝廷之士以及閭巷之民咸謂　殿下必赫然嚴斷以正其罪仔竢踰旬尚閟俞音輿情益鬱道路顛闐臣等未知　宗社之終至於何如也元衡罪惡之實兩司及侍從已盡論列其小者不敢毛舉以瀆　聖聽其大者則亦不敢不重陳而極言之以冀　殿下之一悟也元衡地屬肺腑任居台府威勢張王臣僚畏憎首亂綱常以妾為妻此實人倫之大變而在廷之臣無敢言之則其威福所由来者漸矣焰〻之欲上燎不已至於

畜婚王孫則包藏之術何可測也賤妾擅入宮禁私門躬設膳夫而連婚逆類為之收叙則無君慢上之罪至此而無以加矣宮掖之間媵御之流無不交通厚施結為耳目　殿下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伺察則其為心亦慘矣閫帥邑宰盡出其門競為豺狼噬食小民苞苴輦載餽遺不絕伴倘遍於八道田庄列於海濱軍民之攸耗逋逃之所萃監司不能糾其奸奴隸無不肆其毒摽掠子女荐掘冢墓甚者殺人無忌莫敢誰何廣起第宅窮極宏侈奪人戚獲以實其中而籠權市肆責督譯官日以漁利為事計其

所積之厚不啻國帑太僕寺路馬之閑而喂其私馬文憲堂養士之所而奪其典隸甚至　山陵事棘之際勒要公家之車軸以為私役其蔑公干紀者為如何而脅制君父陵偪殘忍之事則尤不忍道也臣等歷稽載籍為人臣而有如此罪惡未有得脫於王法者伏覩　聖批或以為元衡自己之事或諉以元衡所未知律設大法以制凶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皆其自己之惡也惡在於心則宣於言見於事而凶於國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漢誅梁冀收其貲財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

貧民而郭解之客為解殺人而解實不知當時以為其情甚於解知之遂族解人皆曰不知猶且不赦況縱奴以害無辜之民乎罪惡如此而只以連職之罰當之此人情之所以怨而致疑於 殿下之未燭其奸狀者也且 殿下之不忍施法於元衡者以其先后之同氣也以其有衛社之功也是則 殿下之盛德亦可謂至矣雖罪大惡極之人不可以親故而私之亦不可以功故而容之未減其律擬之以授畀尚有餘憾況以杜門謹慎之命戍其未然抑塞其禍心而杜他日朝廷之禍乎漢文帝之於薄昭也親則

太后之同氣而亦嘗有代来之功及其有罪不以此而撓法焉我　先王之時優待勳臣不為不至而李叔蕃柳子光潭罪流竄没齒不返至於申瀞則　成廟不貸而加刑是豈非　殿下之所當監乎元衡當國二十年剽猾刻薄百官憟憟常如兵在其頭　國家厲階皆由此生臣等竊以為不去元衡則　宗社之存亡未可知也三司抗章論　啓而　殿下尚循私情不能斷以大義臣等忝在郎署目覩群情怫鬱愈久愈激竊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敢陳公論於　殿陛之下伏願　殿下深思決斷焉

又上疏曰伏以王者奉天無私以行其道故人心服而國家安苟或循私拂天以失人心則國家之危可立而待也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其離合去留間不容髮可不畏哉臣等伏見尹元衡窮凶極惡之狀發於公論者彌久彌彰按律無法而　殿下特以優功宥親之心尚靳禦寇之命使人心日以憤公論日以激竊恐國家之禍自此而難救也　殿下方在哀疚之中　玉體愆和聖慮勞煩丁寧之教屢形於屢批臣等不勝憂悶而猶欲冒瀆　蕆聰覬回　天心者誠以循私拂天之禍終有所不可者也　殿下若能

廓然大公奉天滅私以順人心使上下相安則其於
節適順頫之術亦未必無補也元衡罪惡　殿下亦
已洞照而難於快斷者至於此極無乃傷無私之德
而累不吝之明耶罪惡之實難徧以疏舉而至於擇
嬪之時作慝之事則其陰譎慘毒之心為如何哉盤
締姻家知其有疾而強欲配之元良是徒欲終窃國
柄而勦絶統嗣亦不恤之此則得罪於　祖宗　殿
下安得復諉以勲戚而不正其罪乎元衡濁亂　殿
下之朝廷割剥　殿下之臣庶以蠹　祖宗所貽之
基業而猶為不足益肆奸術將無所不至其為罪又

何如哉漢之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謂之曰遂取武庫蚡乃退元衡侵奪軍資監地而不以請於　殿下放縱無忌甚於田蚡其不奪不厭之欲此足以見之也一國之人為其所侵奪者何可勝記訴冤之牒駢集於臺憲逋隸之訟竟歸於秋官而積怨之餘輿情憤痛囂囂罵辱者百十為群甚者或發刳剔之言噫元衡之為國人所共棄者亦可知也　殿下雖欲曲存恩貸其如國人所共棄何元衡自東郊潛乘有屋轎夜入城內踪跡跪秘莫知所適此乃程元振衣婦人之服之計其狡猾不亦極乎昔在　中廟朝斥

逐金安老之除猶以安老姦譎莫測即命義禁府執出門外況以元衡之凶險徘徊近畿乘夜出沒其所包藏實為難測　殿下何不致念於此耶以國人之所共憤則無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殿下縱以勳戚之故而不能正明其罪亦宜亟施竄謫之命以饯國人之憤可也牢拒公論至近一月而不之斷焉臣等深恐人心離而天意絕禍亂斯作而終不可救也臣等忝在郎署目覩禍機不敢含默吏讀　天聽伏願　殿下留神快斷焉上全

栗谷論尹元衡疏曰伏以人君以宗社為一身與萬

姓為一心以宗社之安危為己之安危以萬姓之憂樂為己之憂樂則宗社安而萬姓悅感召和氣而祈天永命焉如或只念一身而不計宗社之安危只循一心而不顧萬姓之憂樂則宗社危而萬姓怨馴致禍亂而身心俱不得其寧焉此必然之理不待曉譬而可知也噫苟非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則孰有身與宗社為二而心與萬姓不同者也哉臣等伏見　殿下玉體屢至愆和此誠宗社之不幸而萬姓之所深憂也權姦跋扈斲傷國脉宗社將危萬姓胥怨此誠　殿下之不幸而　聖心之所深憂者也

殿下一身是宗社之主而一心是萬姓之心也宗社安則　殿下安矣萬姓悅矣元衡之罪擢髮難數而殿下終始曲護必欲保全每以　玉體之慾和為拒諫之資不審今日股肱耳目滿朝具僚之所陳者是耶非耶欲報私怨耶欲活國救民耶欲病國害民耶若其言不是而欲報私怨欲病國害民則雖　玉體康強無少疾疢安可容收其言而使之肆其腦臆耶若其言甚是而欲伸公論欲活國救民則在　玉體慾和之日尤當容受忠言以安宗社以順萬姓況可及以未寧為辭耶國家治亂其幾不

一而人君疾病尤為可畏之時故古之聖王雖在大漸之時猶能憑几發命以安宗社以鎮人心若皆以疾為辭以拒公論以拂人心而不恤安危則是人君有疾之時即國家危亡之秋也自古拒諫之主非一而未聞以疾為辭也　殿下此言未必不為萬世禍本也臣等竊為　殿下痛惜焉元衡之罪惡昭著萬目之所睹者　殿下皆諉之於傳播不實則是　殿下不能洞照其罪惡而不知宗社之將危萬姓之胥怨也誠能洞照而實知宗社之危萬姓之怨則　殿下方且自揮乾斷之不暇何待人言耶大臣以元氣

之衰敗諄：仰達則大臣欺　殿下乎侍從候舌之臣以危亡之迫在朝夕連疏累牘則近臣欺　殿下乎耳目之官以二十六條及他無狀之罪包藏之惡伏閤力諍則耳目欺　殿下乎滿朝之士莫不欲正而不待言責競叫閽闔則滿朝欺　殿下乎一國之人積年之惡一朝俱發駡詈于道路訴冤於官司以冀上達憤恨之氣徹乎蒼穹則國人皆欲欺　殿下乎股肱耳目以至滿朝之士舉國之人皆不可信則殿下將何取信以理萬機以臨一國乎折人言雖可盡信而　殿下念勳勞恤外戚之私終不能自已即

宗社者　殿下之所主而萬姓者　殿下之所天也
寧見宗社之危而不能去一勲臣寧失萬姓之心而
不能禦一外戚則是勲臣重於　殿下之所主而外
戚重於　殿下之所天也此豈　殿下之本心哉嗚
呼元衡妬賢嫉能似李林甫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
奢僭似梁冀潜通宮掖似韓侂胄口蜜腹劒似李義
府無君逼上似賈似道彼小人輩一人皆足以塗炭
生民傾覆宗社況以一身兼有其惡而殘忍亂倫包
藏禍心又非數姦之所及者耶此非臣等之言乃國
人之言也皇天后土宜聞此言元氣之公論不可終

過水火之衆怒不可終止舉國洶洶未由底定當此殿下未寧之時又遭國家禍難之幾臣等所以雪涕痛心尤增憤激切齒于元衡之負國者也伏願殿下平心省念亟從公論以安宗社以洩衆怒不勝幸甚栗谷集

公嘗為柏府累度上劄論劾權奸尹元衡南冥先生致書稱奬焉 河晉寶遺事

九月 上不豫 中殿下教疏放欲移李樑等于近道且釋尹元衡大臣以為不可乃止 經筵日記

十一月尹元衡死元衡既失職百姓聚于街路詈罵

投尸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交河又恐怂家尋逐遂潛徙于江陰與其妾蘭貞日日含憤對泣時元衡前妻金氏之繼母妾氏呈狀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氏刑曹以為細常大變非該曹所能决啓移于義禁府逮捕辭連者於是兩司玉堂請下蘭貞于禁府上不忍置法久未允俞蘭貞聞之甚惧人或誤傳禁府都事来矣蘭貞大驚飲藥自盡元衡大慟不久亦死聞者相賀上全

文定薨攻者不有餘力而 上只削黜放歸田里蓋欲全私恩也婢僕皆散亡不從元衡只携老妻二三

人及蘭貞歸海西或乘夜潛入都城密聞朝廷攻已之機以為自盡之計小瓶盛鴆酒以自隨嘗語蘭貞曰如有所聞以此飼我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尋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吾郎向海西奔告曰拿命已下都事先聲已至是夕餌鴆自殺盖罪通于天自有陰誅飲鴆之死神誘其衷也石潭日記　紫海筆談　逐睡篇

宣廟己巳閏六月　上御晝筵謂侍臣曰頃者筵臣言尹元衡當國無一人直言偏邦人賦性不厚不及中國此言思之甚害理也奇大升對曰此乃憤激之

論但謂我國不及中國則偏而有蔽之言也方前朝紀綱板蕩之後我　太祖東征北伐大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然蕞氏之臣欲扶持而不濟絀之以死者有之革命後亦有不仕者一時氣節可見矣至于我　祖宗朝名士每罹慘禍而後来者不少懲創相繼興起近来風俗大謬士夫間有不言自守者交相贊譽多占美官朋儕間雖細小彈駁亦不敢為若有言之者必曰有某事嫌介而然風俗之誤一至於此元衡之世両司長官皆其門下非但於國事不敢可否元衡稍有意向必逢迎成之如妾子許通等事

是也　明宗洞燭凶邪之狀有厭苦之旨故人得以論之不然則豈能去之乎今之時習大抵以不言為貴臣竊悶焉辛廳時啓曰辛旽擅恣滿朝靡耿獨有李存吾鄭樞上疏論之元衡之時則人主孤立無一人言者　上曰鄭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上疏至於廷辱辛旽豈不及中國人乎此議一偏故特言之矣大汁曰　聖念及此深知其病東方萬世之福也仍言元衡以妾為妻　明宗一日泛問古有以妾為妻之時乎入侍諸臣不能出一言此畏禍而不敢也元衡之為右相　文定以其非老成難

之元衡又辭退三司論啓以為賢者不可不在於此位臣嘗於玉堂見劉禹錫　上曰其時為其論者今尚在朝耶對曰臣與同僚共觀以為世難則不可仕宦恐如此遺臭於後世也儐華相與笑之矣　上不問其人姓名曰此初由一二人承順倡言而其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當培養也大升又言（實錄作尹根壽之言非奇大升之言）明廟欲使閭巷常讀小學尹溉從而贊揚元衡折之曰人當為善於心已卯年崇尚小學而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此乃亂逆之書也尹溉聞之悵慄云　上曰元衡之害我國不可勝言此言今始

聞真得罪萬世者也國朝寶鑑

凡大小鎮將各有定債武弁繞出身者公然向人揚言曰我有良田美畓壯奴駿馬持此向洛則宣傳官守門將可得也此乃尹元衡擅權時言也重峰疏

昔有一元衡貪縱無忌任用凶虐內致巨正之亂外召乙卯倭變今有百元衡各肆誅求云云上仝

當時物議咎尹元衡用債帥失律喪師元績死亂軍中失其尸余一家於壬辰年避倭入伊川古密雲古密雲在伊川之北山深境僻人罕到有村在深谷間如桃源其地人皆曰元績敗軍逃刑棲遁于此年幾

八十歲而死其子終三年喪招巫為夜祀而去纔四五年云盖其地民俗甚醇知其為逋客容待之頗款故也 於于野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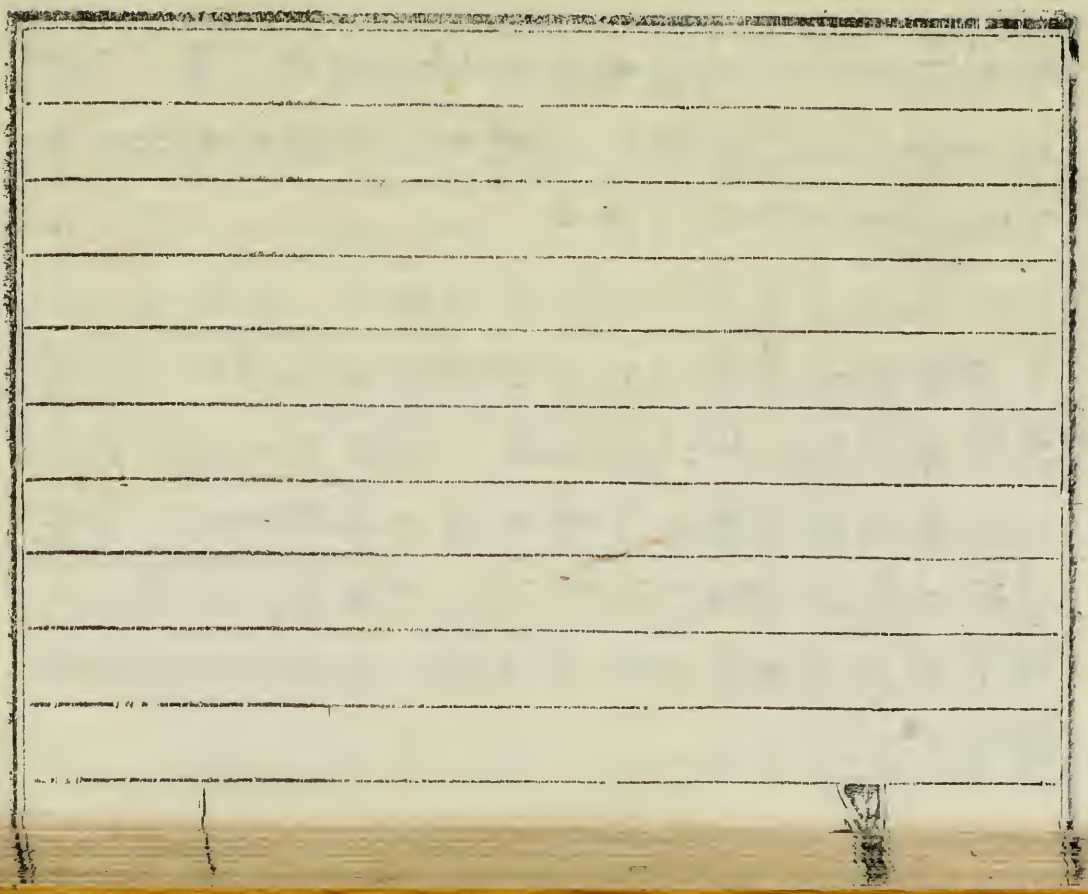
惟權撥白仁傑獨救乙巳之人而嶺海投荒積威掀天目見 先王之寵弟愛子無罪被刑而人不敢容喙則權奸當國慘毒如何而李鐸能聽朴淳之言不愛其死擊逐當道豺狼當此之時山海為人則惶惑股慄不敢秉筆若使李鐸又如山海懦恟則淳之說不可獨行而朝鮮一方岌岌乎殆哉 先王睿斷何地可施乎 重峰疏

亦人為惡之極錐骨肉至親不能保其恩義安老之用事也其子至於陊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弟當作兄元老芑陷其姪元祿順朋之子礦嘗諫其父而其弟儐又圖害元老之子百源又為復其父之讎附於李樑而謀元衡近者白惟咸乘己丑之變陷其從兄惟謙及其姪振民與民等觀其陰凶肆毒之狀前後一律野史之流

先是沈義謙為舍人時以白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敬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書室多有褒具義謙歷問是何人而寢肇敬隨問以對其一則金

孝元卧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讓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有分黨之漸 經筵日記

乙亥經席同副承旨李憲國曰當今 聖君在上賢相在下故士林無慝若使權姦在朝則此事亦可釀士林之禍往在丁巳年金汝孚金弘度互相詆毀而弘度常念尹元衡之以妾為妻多發於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銜之若以弘度此言請罪則 明廟必不罪故構飾他罪以至竄謫士類多賫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 上全



附蘭貞

蘭貞炊飯數斛馱數馬往豆毛浦等處投之於水欲為魚施每年至二三度聞者以奪民之食施江魚奪此與彼之禍不亦甚於烏鳶螻蟻之間乎乙丑豆毛浦漁人得一白魚其大如船獻之於朝咸以為變異有一上舍生戲曰大物不能自食會相公之餌為漁人所獲可憐也或曰其魚自海遠行至江而死元衡之銜字從行從魚亡死乃元衡死之兆也 稗官雜記

蘭貞同胞兄鄭淡預知其必為禍祟引而自疎未嘗有干請往來且於所居門內築墻曲繞如羊腸狀使

不容屋輸出入故蘭貞亦不得往見雖不顯加拒絶而其所以絶之者深及元衡敗淡無少連累淡自歸勿齋能文章深解易理武臣靖國功臣清溪君允謙之庶子贊成宗葉之庶叔也公私見聞

尹元衡具其夫人可去狀上言以離之妾蘭貞頻以食物遺之後聞其病饋食醯既食煩懣即逝人以為置毒元衡被黜蘭貞傳聞法司將拿閉自縊元衡亦尋死稗官雜記

李芑

李芑字文仲荇之兄蓮軒宜茂子燕山朝登科乙巳戊殺士類累起大獄錄僞勳官至領相　宣廟朝追削歸敬齋歸諸

乙巳元年春正月柳灌李芑叅卜落點于芑而司以芑不合輔相之任請改正遞芑而灌代之　東閭雜記

李芑嘗言　仁宗未踰年之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　仁宗為媚悅之計　仁宗未五月而葬用芑渴葬之議也　上仝

忠順堂告變李芑又欲因緣戚里以為內外締結之謀嘗與族孫韓景祿文定駙馬清原君作為心腹潛通密簡一日芑使景祿有內通之事景祿以荅簡授奴〻誤傳于柳仁淑仁淑傳播士林因此怨仁淑入骨乘機搆陷橫加誅戮遂說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矣典故要覽

李芑一時名聲甚藉見者謂之宰相器及乙巳煽禍之日說者以為某〻人不足論如李芑之為人亦附此邪議耶此人必迷而不覺也及其為相恣行胸臆然後始見其肝肺奸人羅織陷人之術未有如芑等

之巧且密者彙書之僞撰李德應之教誘誣服毛麟之謀辭引證如鬼如蜮不可狀言 逐睡篇

乙巳十月初十日芑啓曰已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為賢良此甚不正之科不可用也 中廟所罷 仁廟雖用復之亦不可用 仁宗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此安知非任之夫術乎請還罷之命議于大臣領相尹仁鏡啓曰柳仁淑等常時有言賢良科可速啓復之旨以謂 中廟所罷雖或啓之 主上即位未踰年必不復 昇遐後遞有復科之命人心或有未便或有疑之其後又有凶徒之供臣嘗與李芑議及

於此不能無疑罷之允當　傳曰賢良科如啓罷之其中可用者仍用事下吏書　燃藜述

人或諷之曰史筆可畏荅曰東國通鑑誰人看得乎

芝峯類說

芑在　中廟朝以贓吏婿不得為顯職廷議以其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為不可李彦迪為大憲尤主可通之論芑遂躐清顯後彦迪知其心術不正為處尚監司時都事李天啓以持平赴召問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公曰其為人凶險必禍士林已而芑果相而天啓劾罷由是芑啣彦迪乙巳後啓

於筵中削勳遠竄 東閣雜記幽憤錄

退溪甲辰被召還朝而多請告不仕乙巳亂作與權勿丁熿同日削職為李芑之姪元祿所救得解後芑怒元祿之貳已將加罪其兄元祥造門哀乞芑不許曰李某之罪與逆類同科而元祿瞞我烏得無罪竟竄之芑怒猶未息嗾持平李無疆劾之臺官有止之者遂寢 退溪集語錄

李芑嘗出使嶺外芑曾以喜讀中庸為時所推以書抵南冥論義理疑處先生遜辭謹避實有深意芑卒為乙巳凶魁 南冥行狀

崔公晚年頗不信讀書盖見世代間假學以取名利如李芑以中庸進故甫 崔永慶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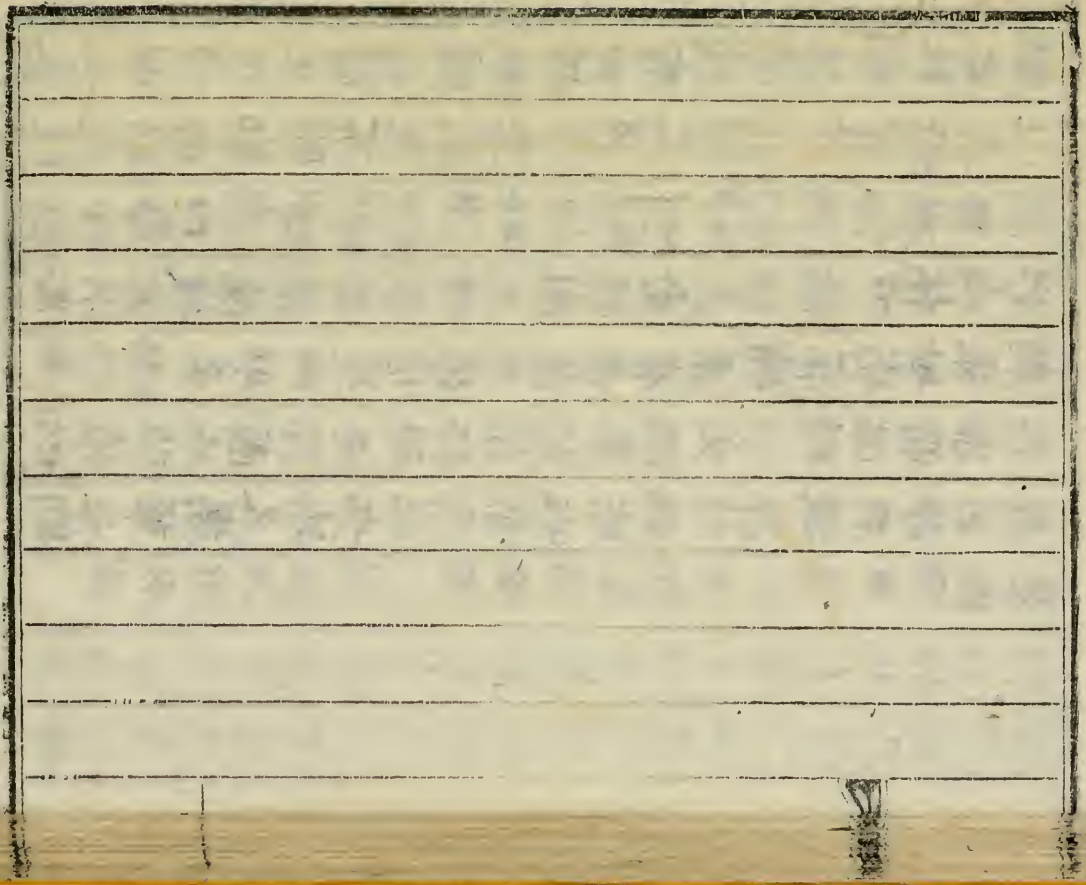
丁未李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宋麟壽名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原慤人也芑顧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麟壽遂死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 經筵日記

李蓂戊申拜副學時李芑專擅誅竄士類人皆側目公與憲長具壽聃倡義斥之凶鋒少挫 金貴榮撰李

李浚慶為副學玉堂劄畧曰李芑強宗孽孽聞側朝列所當欽跡屏居反躬畏縮之不暇而顧乃伸眉挫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強大跋梁之習猶然尚存乃復發於此也當時執法者固應按其積宿之罪思其強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也而昧於長遠之計緩辭浪說論啓數四而止久貽識者之笑頃者銓書又以公論素不容之人擬諸六曹亞卿好惡顛倒不料至此臣等反覆思之不覺寒心夫以芑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強大之極而今乃尊崇孽孽如恐

不及雖或芑之心足以自守朝之政不當若是因緣
則致醞釀於冥冥之中復使其宗攀援而起以逞宿
憤則異日為禍安保其必無耶東皐集○芑家奉潢山祀云
芑之姪元祿屢諫厥叔脫退溪於杖皆元祿力也已
囚芑啓姪元祿心附逆賊殿刑三次後遠配以杖重
不得辨別之意使其子傳於芑曰汝父真悖夫也
吾經殿杖十二次猶能出入云其言無異豺狼一時
忠賢之魚肉固不足恠也北窓鄭磏鄭碏皆順朋之
子屢諫其父北窓終以不食死若任士洪之慝載金
安老之子禔亦諫厥父云噫此數君子奚生於其至

醜之地歟故清議有曰惜哉礪之賢生於順朋之家
也五奸者尹元衡之函惡李芑之不則鄭順朋之陰
譎許磁後悔曰我不免小人後以此削勳栗谷曰許其悔可也按之以鄭彥慤
代之林百齡之邪毒金明胤之奸黠其餘陳復昌具思
顏宋世珩崔輔漢崔彥浩之徒皆是一班云梅山錄
仁宗將陞祔文昭李芑請姑祔延恩國人悲憤以
為芑等有疎薄仁宗之意而然也此又渠輩之斷
案也西厓集野史之流合錄詳見文昭殿議



鄭順朋

鄭順朋字耳齡溫陽人燕山朝登科歷三司官至領相起乙巳士禍戕害善類錄僞勳追削歸惺齋歸譜順朋迎合時好交遊士林己卯禍作出尹全州未幾削爵丁酉復叙黃兒記事

順朋在靜庵時為清議所容己卯之禍幸免網打時人莫不以保全為幸及熏芟和附陰謀人皆指目為元凶其子礦爭之不已順朋泣而言曰余豈不知哉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之禍余不幸當此大變因知所措云盖人之為惡有二強戾狠猜陰賊喜殺

者惡之強者也知其為惡之不可而憎於積威而為惡者惡之柔者也若順朋是惡之柔者也 逐睽篇

忠順堂告變後順朋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功之策遂上凶疏構誣云云 詳乙丙獄

以鄭順朋卜相或曰順朋被己卯之禍久見廢斥家貧多子女不能自存少與柳仁淑交厚仁淑憐其飢餓計口送米久而不怠人多義之順朋之得免餓死皆仁淑之惠也金安國嘗曰順朋初非士類而誤被顯斥他日若得路而行其計則士林必無歸路既得志即殺仁淑安國之言如合符節可謂有先見之明

云 自警

盧蘇齋與丁熿為同志莫逆之交當時宰相稱好善者以柳仁淑鄭順朋為首柳則冠服飲食一以宰相自處鄭草笠惡衣儉素自持故人有優劣於其間蘇齋與丁公約共拜於鄭家先通其意其日適以他事至夜分往則鄭順朋明燈待之順朋延入丁公退謂蘇齋曰此人情事殊非自然云 梧陰集

李延慶遇鄭順朋言原明柳公仁淑字之死吾則以為伏鄭死矣順朋色變而去柳貞甚危之延慶笑曰耳齡狡黠殺原明視為奇貨為子孫計也若吾吾則無利

而徒得殺友之名吾無患矣果不害焉 已卯幽憤掛一諸錄大同小異

順朋搆殺柳灌柳家屬及臧獲並沒為其家奴婢有甲伊者用疫死人臂骨咀殺順朋其後鄭家覺而按之甲伊罵而死 芝峯類說詳見柳公傳下甲伊傳

鄭礪

鄭礪順朋子北窓礦弟礦以得罪萬世之意泣諫其父礪持椎立門將待其出而擊殺之礦知其謀從後門出愀然不樂居數日禍作詳鄭礦傳

鄭礪與朴忠侃同榻做科業入場屋忠侃倡議改題試官不許忠侃曰鄭礪於大同接作之試官招鄭礪問之礪曰生果作之而忘之朴忠侃能記之請問諸朴忠侃試官曰若果作之何若之忘而忠侃之記耶礪曰生作而棄之忠侃每書而誦之故生則忘之而忠侃則記之試官舉子皆笑聲閧一場於于野談

鄭礥為海州牧使見芙蓉堂懸板諸篇盡取之付客舍幫子曰斫而為薪以煖浄後之水自作一絶付之楔上曰荷香月色可清宵更有何人奏玉簫十二曲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其詩膾炙當時而或深惡其驕也後壬辰之亂倭寇入海州盡破芙蓉堂板上之題獨留鄭礥金誠一兩詩金誠一雖不能詩為日本信使時以強直取重日本故留其詩鄭詩則倭亦知其絶唱故留之倭人又到江陵見官府懸板盡毀諸篇獨取林億齡古詩長篇載舡而歸倭亦知其詩乎哉 於于野談

林百齡

林百齡字仁順己卯文科乙巳士禍戕害善類錄僞勳封嵩善君　宣廟朝追削

母玄氏性嚴有五子百齡與兄億齡俱受業於朴祥祥嘗授億齡莊子曰甫必為文章授百齡論語曰是為館閣之文億齡性疎脫且不拘檢束百齡端詳無雜母極愛之枕席卧起皆令百齡扶掖事之稱意寧齋雜記

林百齡少時為舉子業不治經學及中式年初試開卷汗漫無下手處一夜倦睡假寐有一老人告汝當

為一世俳人無失今榜荅曰僕經學掃如奈何老人曰公宜改名為槐馬且講時經書當出某章須表出其章熟誦詳讀不須浪費精神夢覺惺然歷々可記即秉燭而起拈出某章別為卅子謄寫欲改名為槐馬而惡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為別歸遂讀謄寫諸經章句一一融解又參通諸家解釋若視諸掌及試講之日入坐講席講紙自帳底出諸章不錯所讀講誦既畢試官咸歎其精於經學有一試官微笑曰此舉子必槐馬也百玲愕然心異之試官曰僕昨者承牌入院夜夢有白頭人言曰今榜舉子名槐馬者當

為一世偉人且經學之精絶無其倫觀今舉子中未有如此人者疑其為槐馬也又問公必是槐馬百齡辭謝以別號為對試官皆賀及其發身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不関於時運逐睡篇

仁廟昇遐柳灌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失此不世出之主將来國事將何為之林百齡在傍磬折而進執灌帶鉤曰大監密議小生亦願參聽柳失色收泣曰新喪聖主宗社不幸故云甬公言是何言也百齡退而厲聲曰　先王之一子尚在國事有何足憂出而揚言曰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芑等搆成不測之

言陷之灌之死百岭中傷之力居多 上回
倡告變之謀 栗谷劄又詳乙丙徵
乙巳八月忠順堂入侍時百岭曰任灌仁淑之罪既
已蒙 允但所謂內間之變臣不得知任於王大妃
切親事若有所涉則請勿發議
百岭曰頃者大小尹之說交亂內外恐國本動搖不
敢罪任近来自生疑懼方 主上幼冲之時在大臣
之列其心如此終必有難處之事故臣等啓之 並定
難記
丙午以謝恩正使借銜右議政而行在慈有疾百岭

曰吾其不起乎既借議政之銜而又遣午年神人昕謂槐馬者殆謂此歟還到永平府而卒稗官

初議百岭謚曰昭夷謚法容貌端雅曰昭舉止安詳曰夷　文定震怒命罷應教朴淳等遂使改謚方議于奉常寺恭奉張應禎曰此謚恐非難僉曰何也曰愚意則文正公最為合當無不竊笑之然終以文忠改之寄齋雜記一云恭昭又云改謚時改以忠憲與恭昭并為書入詳論思錄又詳思庵傳

文定嘗與諸功臣妻設宴於後苑雖寡婦並許入參文定先揷花以次勸之林百齡妻低首不應　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欲與諸夫人穆叙同事之

之意予亦未亡人猶自先揷以為從容歡洽之地夫人不可不勉循之也固辭竟不從蓋其天性嚴毅有若男子　文定亦悍之寄齋雜記

其弟九齡函巧特甚當両司中學一會先入廳下一云綴着賤服竊聽說話傳通于芑元衡輩　燃藜述

許磁

許磁字南仲陽川人癸未文科乙巳錄功一等丙午遞庚戌謫洪原以死後臺啓給職牒燃藜述少從學於金文敬公慕齋安國有時望初雖與鄭順朋等同事而至加以叛逆魚肉士林非其本心故論柳灌等之時東閣雜記罪尹任等之時其謀危宗社為罪名過重厥後每有伸救士類之言常自歎曰我其為小人矣多稱病避事及陳復昌為司諫磁辭疏因論復昌坐地寒微禀性奸回司諫重職也國政顛倒物情憤慨無一人為　殿下言之其後復昌為大司憲劾磁托

以憂國陰護凶徒排逐為國之人使是非顛倒東閣雜記

大司憲元衡劾磁 請罷至是加罪遠竄磁於乙巳之變以伸救士林見忤於李芑及錄勳之日自 上有並錄功臣等子弟可錄之教磁固辭七度而蒙允功臣子弟皆不得錄惟順朋之子礪得錄芑作色曰義當與國同休戚今此並錄之教公何獨辭之固耶由是益未快磁後為吏曹判書兼帶典醫監提調芑欲以親信醫官為典醫監之任使其帶任錄事来請于政廳磁怒捽其錄事于庭責之曰汝非政廳執筆下吏汝安敢以如此之事来言乎竟不從之芑怒愈深時閔齊

仁亦以伸救士類得罪屏居公州衣食不能自給磁聞之以其弟齊英除唐津縣監蓋為齊仁有所賴也奸黨甚銜之會磁語所親崔汝舟曰乙巳之事竟至錄勳心常恨之汝舟心服其言而不省磁與芑有隙說與芑芑方陷之而無辭及聞汝舟之言遂嗾大司憲陳復昌司諫李無疆亦以不見容於磁而銜之者而皆芑之心腹也三人相與構捏劾以庇護逆賊及閔齊英除唐津事初付處于延安府即日定配于杆城郡即日移配于樂安郡翌日又改配于洪原縣未幾芑欲請加罪賜死構啓草詣闕未及啓而暴死闕

中磁得免在洪原踰年病死弘文館上劄論其無罪見陷之狀上亦悔悟還給職牒以禮葬之東閣雜記曰許磁風度俊邁神采端雅推重於儕友嘗為吏判時不受閔鄂區別賢否形跡太露竟為李芑所搆陷死謫中平生好義每受祿俸計其用度餘皆別藏隣黨親舊有喪則救之有急則周之身死之日人皆惜之國朝編年

庚戌墓啓以為謂已功為可讎自以為未免小人之名公然倡說眩亂是非請削功遠竄幽憤錄

申光漢雖能文章而無實才嘗判刑部訴訟壅委不

能決囚繫滿獄不能容光漢請加構獄舍中廟
曰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構遂以許磁代之裁決立盡
囹圄空虛 涪溪記聞

墓碑曰公諱磁字南仲姓許氏本孔巖人曾祖襄陽
都護府使諱扉祖陜川郡守諱薰考義盈庫令諱璣
母善山金氏明 孝宗弘治九年庚申二年閏三月
乙亥公生少與尹公既同學慕齋先生人稱之曰佳
哉兩家父母有此子也十六先大夫沒先生銘其葬
其序言賢不食報男某聡穎夙成天將大其來以報
其德云武宗正德十一年我 恭僖十一年庚戌均

進士金萬鈞榜下己卯設賢良之科公以才行選不應托踪不束以避名其年黨禍起世宗嘉靖二年我恭僖十八年春登謁聖丙科及第申瑛榜下既登第選玉堂賜暇書堂有戊子東湖詩卷奉使再出嶺南一廉問郡邑一按覈田灾也當金安老用事以吏書正郎出楊根郡守後陞通政復出為黃州龔太史之来也望見公立於列問之曰彼秀而頎者為誰莫是蹈瑕隙而拓落者耶為之嗟嘆良久其年安老敗入為兵曹參知後四五六年之間常侍近密朝京師一任方面者一湖西觀察使時大小尹之隙已成朝廷

有隱憂矣於是 上甚倚任公以禮曹參判特拜判
書時 文定王后家歸為小尹而大尹者尹任者也
章敬王后之兄也自謂扶護東宮 恭僖時倚安老
欲廢 文定安老敗任將得罪 上以世子故加厚
之任不知日與柳灌柳仁淑李霖鄭源郭珣李若海
等深相結丙丁錄曰任判書權心憂之私謂其客曰
近觀國事日非慎莫交昭格洞人禍且及矣若海聞
之以為誹謗劾之乙巳 仁宗大漸任與大臣陰為
擇賢之謀矣及 明宗嗣位而 文定臨朝有密旨
下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公數臣者謀去任初兩司

論之而兩司多柳客不肯從芑乃白　上刑曹判書
任竄吏曹判書仁俶罷左相灌遞尋皆賜藥死而獄
事起既得任陰事前言任罪狀未著者皆恐懼請罪
而事連良善芑專誅殺公深恨之每議獄與芑常相
反及定功行賞　上重其功命元功子弟有勞者令
皆得功賞公自言無功疏七上　上乃許芑怒謂曰
上待功臣欲與共休戚今不受者何也公常歎之曰
任久存形跡固有罪至於論功賞吾甚慚罪人妻孥
設為奴婢分賜諸功臣者公皆謝遣之一不以功臣
自居每以數直諫　上頗不快判中樞四年不復任

用公居西湖之二戞亭亦不預時事芑以功爵自滿其所為益無忌憚矣庚戌由左贊成為吏書判書公嘗上疏言陳復昌之奸邪小人至是復昌恃恩益恣北伯闕試求之欲觀公之待已也公曰初具壽聃嘗誤薦復昌乃並擬之復昌實不意有此擬也大恨之閔二相齊仁嘗力仲究枉目為黨逆謫居公州而其弟齊英得唐津芑已深怒於公以為與罪人陰相厚時陳復昌李無疆為兩司令論之以譖逆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邪論且引唐津事文其罪案付處北道之洪原芑為首相十五日竄逐宰相公及李浚慶閔

齊仁宋純李潤慶具壽聃皆重於時人〻仄目具公
賜死〻公亦將不免一日芑早朝暴死朝堂果有讒
書在衣袖中人謂之天殃云明年三月十四日公卒
於洪原當嘉靖三十年我　恭憲六年春秋五十六
歸葬漣山其冬玉堂上劄言無罪　上感悟命復官
爵加贈領議政問平日所與深者金憲胤撰　賜祭
文我　昭敬七年副提學李珥力伸乙巳人　上問
領議政李浚慶對曰乙巳善人或有坐死者及削勳
朴民献奇大升金貴榮等皆曰不可於是有新舊黨
人之議起追削李芑等官爵公亦在削中白仁傑許

睟尹根壽僉曰某可宥不可罪也　上從之東閣雜記曰權賛成檄初以任灌仁淑之竄謂暗昧受罪上心不快尹思翼曰當　大行大慚臣謂檄曰急迎大君檄不答及有命且啓曰有大臣在臣不敢擅此事及出許公其瞠視思翼曰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賛大計無他意也欲陷之者何也思翼大慚丙丁錄曰東厓南仲俊邁有風度為儕輩所重嘗為吏曹判書不受閑部區別賢否小人多怨之卒以謗謫死洪原平生好義計俸祿常費別蓄其餘恤有喪賙有急聞其死莫不憐之公居東郭下自號東厓男橦

以善居喪聞除典艦司別提不出又有側室男二人

檐欄眉叟記言。按磁論復昌在丙午又按具壽聃賜死在己酉閔齊仁削竄在戊申碑中援用誤

按壽春雜記許磁疏論陳復昌元衡怒劾之降勳一等為三等流竄而卒云則被罪之時勳名尚在只降其等則其不至大忤可知矣又按庚午　傳旨曰磁於三人被罪之後自以為無功以天地鬼神不可誣為辭此所以見容於公論者而碑語反以誣案為實事何哉藥園漫筆

墓碑後語曰贊成公常恨之乙巳治獄多寃卒以此竄沒於窮域良為痛恨封功賜奴婢多得罪者妻孥沒入者公謝遣之一不以功臣自居當時被罪之家

涕泣感歎以為厚德頃年吾家子弟將受學於懐義君懐義君者桂林君之曾孫為之稱道古事不已珎原君亦為我言此事如此昔者閔振衣汝任嘗為史局見吾先子曰子之先相公當乙巳敢諫直言具在實錄使人見之不覺竦然嘖〻言之伸乙巳人事在三十年後當時耆耇皆死論事者多新進後生不過傳聞而已況知公終始者乎白四宰仁傑許觀察曄尹海平根壽數人而已如削公告廟文休庵俛仰宋純號俛仰亭二行狀所言多失實盖不足恠恨實錄不可見海東野言東閣雜記丙丁錄略可見也上仝

肅廟朝丁巳四月掌樂正趙嘉錫萬言疏言一邊人用事譬之已卯乙巳之禍歷舉袁貞芑磁名許穆疏為祖卞誣曰伏以臣老昏泛聞趙嘉錫陳疏辱朝廷數臣罪臣耻與嘉錫卞上劄自責矣及嘉錫原疏下始得詳覽嘉錫譬臣等於袁貞又贅入臣胄祖臣磁在 明廟初李芑受密旨與鄭順朋林百齡及於臣之先祖臣之祖嘆曰事連良善每按獄與芑常相及及定功行賞 上重其事令元功子弟有功者皆受封臣之祖辭以無功疏七上 上乃許芑愠言曰 上待功臣欲與共休戚今不受者何也後臣之祖為

史書判書閔齊仁常力伸乙巳冤枉事目為黨逆謫
居公州其弟齊英得唐津臣之祖心知齊仁困故也
芑已深怨於臣之祖以為與罪人陰相孚時陳復昌
李無疆為兩司芑令毀論臣祖以託以戞國陰護逆
賊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為邪論且引唐津事文其
罪案竄洪原戞憲死玉堂極言無罪 上感悟即復
其官爵 宣廟時追罪乙巳按獄諸臣其時宰臣白
仁傑許曄尹根壽等皆以臣祖為可宥而不可罪也
文定朝諸臣中臣之祖獨免於追罪在國朝儒臣李
滉文集權橃行狀及海東野言東閣雜記閑話諸說

東閣雜記曰權賛成檄初以任灌仁淑之竄謂受罪暗昧　上心頗不快尹思翼曰當　大行大漸臣謂檄曰急迎大君檄不荅及有　命且啓曰有大臣在臣不敢擅此事罷出許磁瞠視思翼曰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賛大計無他意也欲陷之者何也思翼面赤無以應此出於先正臣李滉所撰權檄行狀亦載海東野言又任輔臣丙丁錄曰東厓南仲俊邁有風度為儕輩所重嘗為吏曹判書不受関節區別賢否小人多怨之竟被搆陷謫死洪原平生好義每受禄俸量其用度別藏其餘親戚鄉黨有喪者救之

有惡者賜之身死之日人皆憐之東厓臣祖別歸南仲字也故相臣李元翼古事閑話曰元貳相混以九十　宣廟每召見問古事混對曰　明廟初許磁為吏曹判書臣為參判嘗上疏言陳復昌之姦復昌恃恩益恣適北伯闕試求之欲觀磁之待已也磁曰初具壽聃誤薦此人乃並擬之復昌實不意有此擬也大恚恨之磁曰既求而反恨之真小人情態也其剛正直氣有如此云臣之父死李元翼作哀悼文其略云不忝賢祖考浩然返丘壠如是而已矣此皆臣先祖言行事業為後賢稽美者如此安敢誣也嘉錫雖

搆誣欺　殿下既載之諸說班〻可見耳臣無狀逢彼盛怒辱及先臣然此不過臣之私也以臣之故緣及清朝詬辱至此臣之罪也臣安敢晏然居此位也殿下亦久留臣無益也乞罷臣職以尊朝廷之體幸甚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嘉錫滿紙胡亂之說無非傾軋朝著攻斥大臣救護罪魁欲售反案之計其人情態不忍正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燃藜述

副學李沃白　上曰右相不出何也　上曰趙嘉錫侵斥故也沃曰亦不然也右相之先世有行判書臣

許磁當乙巳之禍芑元衡以為必倚於名人其計可售也密旨下議及於磁〻以為事連良善每議獄常相反至辭功不受又伸救善類權撥得免於慘禍皆磁之力也卒以讒投竄而死人心多寃之者東閣雜記又其他野史諸說多載此事先正臣李滉文集權撥行狀亦詳載當時事右相疏劄累上　批荅皆不及此事右相不敢出也　上曰予全不知此事也仍命玉堂李滉文集中權撥行狀付標以入　傳曰今觀呈單不覺愕然不知所以為諭累度呈告之批已悉懃懇之誠予意謂卿必廓然改畫今乃釋負之章

遽及於仵成之辰此必誠敬之未孚而然也心焉忸怩復何言哉噫卿因嘉錫之疏如是引嫌予以為大不然也先正臣文集中乙巳之禍卿之先卿扶護士論之迹昭然載録予亦覽之詳矣嘉錫搆虛揑無至此哉予實痛恶卿無一毫介念之事安心勿辭亟斷来章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眉叟記言

按許磁碑文中曰尹任自謂扶護 東宮倚安老欲廢 文定又曰任與大臣陰為擇賢之謀又曰獄事起既得任陰事此皆乙巳凶徒之言而眉叟之襲為已說何也安老之斥尹公實承命圖之見朝

野僉載等書芑等論尹任等罪必欲以撓動　國母為任罪案入侍諸臣同辭救解見老峯撰閔齊仁狀引史為說擇賢之說獄案今已昭雪詳見原編彼三言者固不足費辭以辨而細究其文勢語脉欲實尹某之罪將使其祖之叅勳為有據然則欲廢　文定陰為擇賢是何等罪案而其祖之以謀危宗社為過重見乙巳啓辭以天地鬼神不可誣為辭見宣廟庚午傳旨及我其為小人見上云者皆詐歟既得其陰事則自以為功宜矣其謂一不以功臣自居云者又何歟若以除尹某為有辭戕善類為可悔則上段謂某與二柳李霖鄭

源李若海郭珣等深相結繼而曰與大臣陰為擇賢之謀然則柳公以下豈非善類歟既皆以擇賢被禍則以尹某為有罪諸賢亦有罪矣烏得以分而二之也嗚呼我知之矣其祖之以事連良善為恨云者無乃於志滿意得之後故為粧撰陽發追悔之論圖欺後世也耶夫於忠順之對明知囊書之有犯於 恭懿而先提宮中之事則其心所在路人可知及其竄也不過見忤於微事故勲不全削而只降一等則雖有一二悔恨之言亦無以自解矣況眉叟生於是非大定之後苟欲為祖辨論

則碑文中據實以書然後追悔之意猶可諉明而
必欲掩惡則寧姑略之而已今乃襲用凶論反以
其祖為有功則所辨者又何事耶以一偽功而前
則祭之後乃悔之不害為良心之難昧而其孫則
曲為下筆一則指尹某為可罪而掩護其祖祭勳
之惡一則援善類之已雪而文飾其祖慚功之說
強生分別首尾橫決吁亦欲巧而反拙矣然其祖
之言曰某固有罪功則甚慚夫某若有罪則彼固
有功彼若慚功則某之無罪可知其有無虛實不
啻較然而首鼠兩端不欲大忤於奸党而姑為見

附於公論此一時諸人之為所欺也然則其孫之曲筆亦有所自来矣尚何足論哉 藥園漫筆

金明胤

金明胤字晦伯三奸克福之子　人癸丑生甲申文科癸酉進士為儒時盜名得叅賢良科拜弘文著作既罷科即筮仕為翊衛司侍直未幾復第改頭換面趍時饕利靦肰無耻物議唾鄙叅乙巳偽勳光平君　宣廟朝削爵黜外以死燃藜述

庚辰春方設世子翊衛司即仁宗明胤謂申潛曰吾輩當更著紗帽矣問何故明胤曰竊聞朝廷欲罷科人充東宮僚屬云潛信之以語洪裕孫裕孫笑曰是必欲自為者探君意甫豈有是居數日果除洗馬後以

副率復登科 己卯黨籍補

仁廟之初立也士林興起臺官欲啓雪己卯之冤其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何以可抹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舉科革罷後復負冊袱入科塲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明廟也後仁傑見明廟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為的論 粧筵日記

金明廟有罪削奪官爵明廟少有善名以賢良之薦擢科及薦舉科罷後明廟還著儒巾入塲屋復登第

不顧是非惟以發身為急乙巳之難希權姦旨誣啓
鳳城君岏為尹任所欲推戴桂林君瑠亦窺大位於
是巨禍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宗末清議復發群姦
勢衰明胤乃於經席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寃枉請稍
伸雪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等之被召也明胤欲阿
善類白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臺侍之任其龍斷之
術老而益巧士林憤嫉之至是削爵猶以得保首領
未快矣　上仝
罪明胤傳旨曰光平君金明胤段本以凶狡之資濟
以奸慝之術陰邪險譎反側無狀處心行事自少卑

汚平生行已無一可稱乘時附勢猶恐不及歛世盜名猥側薦進之列及其罷也旋占行蔭又著儒冠更為決科之計豈有雪為玉堂之士而復作科舉之生者乎識者已知其發身之不正行撿之掃地竟通仕路自以得計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致位通顯尚不知足觀勢低仰唯利是趍諂附李芑賛助尹元衡陷伺秘機陰画録勳逐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巧捏無形之言首陳處置之策使吾君幼冲之子無罪而就死至於鄭彦慤大肆毒螫之日傅會無根之言貽害一家之親沈荅竟至杖斃創禍起獄正中姦人之

討使無辜士類駢首就戮卒致邦國殄瘁其用心之
凶憯極矣元衡得志威福在其掌握則狐媚其勢助
煽凶謀亢陰謀邪議無不迎合而慫臾嫁禍搢紳貽
害我國家憯毒之狀有不可形言及李樑當權背舊從
新奴顏父事畜躋崇班搖尾乞附極逞醜態製贈藍
段之衣時人目為叔養至有父少子老之譏樑之出
按關西泣別西郊無異兒女未及還家歷見元衡翩
然獻諂要結舊權及樑入來後與之合當面之間忘
蓋詭隨之態所可道也言之辱也且後婢膝於沈通
源之行昏夜往來蹤跡詭秘包藏禍心承望風旨因

宰位極言內需之弊曲為諂邪之說欲濟擠陷之術
權奸迭出與之結為腹心唇齒聲勢相倚表裡為惡
行同狗彘謀甚鬼蜮權門繼敗而爵位如舊時勢變
遷而富貴自若憸邪之謀愈老愈熟入侍經席則力
詆申救之議媚嫉清流則陰助網打之計狺然樂禍
未已於心自古小人之為惡者不一而未有如此之
尤者經行之士入來告為臺諫之請非其情也窟穴
之人恬然遷造立廷之班畏其及也見先王昭雪冤
枉佯陳疏放之策利之所在無所不為傾險反覆猜
忍諛佞投間抵隙龍斷名場出沒前却巧中極逞傷

善害直醸孽作慝摧沮士氣斲喪國脉濁亂朝廷搆
禍邦家有萬惡俱備無一善可記吮癰舐痔蠅營狗
苟二十年来無非黨惡朋奸之日自始至終都是亂
政誤國之事是乃累代之老賊非先王之舊臣負如
此罪惡而得保首領失刑甚矣原情定罪雖非鳳城
之事死有餘律在先王斤姦之日未及並論以至今
日人心久憤公論日激今當正始之日去奸之法尤
所當嚴只罷其職保有榮階安享厚福臣奸大慝無
所懲畏而他日之禍將不可勝言削奪官爵事下吏
曹稱官雜記

鄭彥懿

鄭彥懿盧庵希良之侄丁未以副提學壁書告變網打善類最為邪毒　宣廟朝追奪

後為畿伯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踢頭腦骨節破碎作泥而死人咸快之以為天道有知詳見林亨秀傳

癸亥反正後其子孫顯官者或誅或沒為官婢燃蒸

述○其孫文孚評事壬辰有功光海朝以詩案死

安世遇

安世遇進士時告變者相繼世遇捉納尹任婢毛獜稱名者詣政院告變曰任與瑠畜為不軌交通傳諺書之婢毛獜今匿于臣母避寓家若問此人情狀可知且言任恐其妾玉梅香陰洩其凶謀常閉一室竄謫之日坐彰義門外與其子興義婿李德應謀曰玉梅香如不率去吾計必露急遣馬馱去云云 諺書指前日闕庭拾得紬囊盛諺書者 詳見乙巳獄

初世遇聰銳夙成 中廟親選駙馬世遇年十四被選世遇意在功名以為青紫可立取而我朝駙馬例

以西樞受祿不預朝政無所芬華故世遇上疏固辭中廟重違其意從之世遇曙跋塲屋晚成進士宿志歸虛常痛恨自咎至乙巳禍作世遇欲取仕籍乃教誘尹任婢毛猜使為證左遂誣閣告變蓋世遇與仕妻為再從親故也獄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向使世遇不志功名不辭尚主則一生富貴何至誣告為惡至此哉紫海筆談

世遇自少奸邪無賴家在壯義洞其友朴應立嘗往見偶言今日過延秋門馬蔫不得下馬於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然則犯國法矣我當進告即呼其婢

子曰將我團領来又閉應立于室中戎家人守之遂詣政院告應立之罪承旨咸笑妖妄世遇乃退其平日心術如此東閣雜記

李洪男

李洪男字士重廣陵人若水子　中宗朝登科重試歷南床翰林丁未寧越付處己酉誣告其弟洪亂怨國逐起士禍仍放還官至參議後因士論削職　幽憤錄歸譜合錄

李德應

李德應字季潤尹任婿也本星州人登甲辰科為注書乙巳禍作以安世遇密告（和以瑠之親黨傳教招問又出於瑠奴永守及世遇之供）被逮群奸欲成大獄鍛鍊百般未得端緒及得德應誣服然後逐售凶計莫不相喜乙巳名流魚肉皆德應貪生之所致自古浮薄之輩禍人家國如此

出惰錄

李德應就拿宋世珩以承旨參鞫涕泣而言於德應曰汝盡告尹任之凶謀則可以生矣徒死無益德應畏死從其言誣告修撰李煇副提學羅湜參奉羅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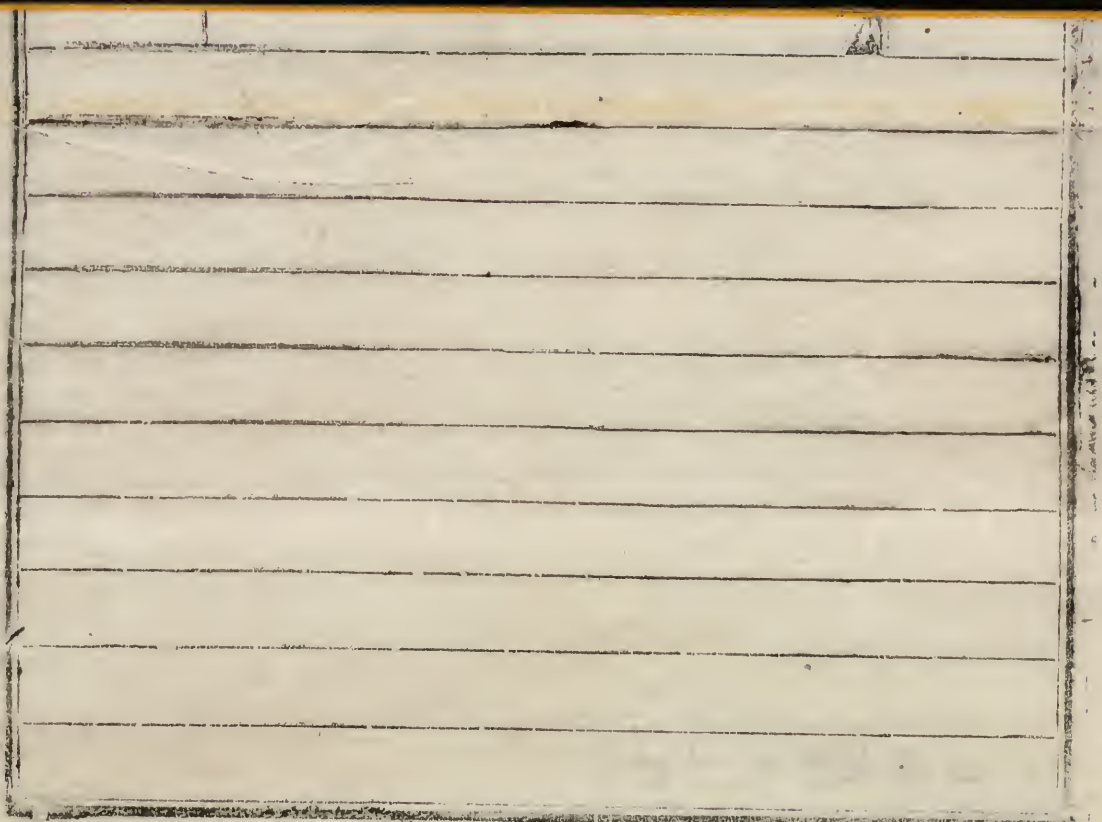
鄭希登朴光佑司諫郭珣正郎李中悅李文楗鄭郁
李若海成遇等而煇與德應最親故煇及淑湜先被
刑 朝野僉載

或云德應就拿之初其兄文應以其弟免死之術問
于林百齡百齡逐誑之曰若指任等為逆非徒免禍
亦且策勳德應冀其幸生逐誣服其承供取招無一
言看署及結案始覺見誑顧諸人泣曰信聽奸人之
言以至於此天地鬼神必為悃恨云竟論坐逆 出憤
錄朝野僉載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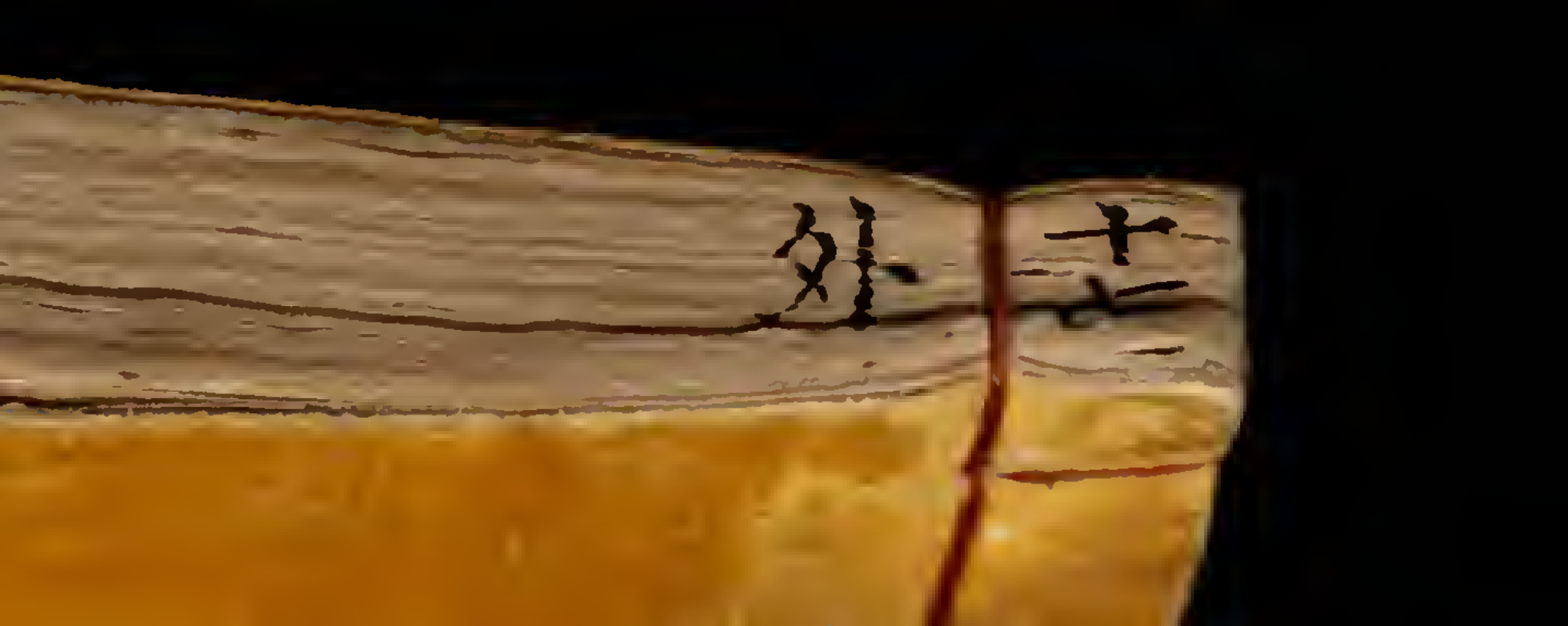
傳曰德應受公人卹商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

問計之時指畫陰謀之居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亂逆之謀終始同參皆云宗社之賊幽憤錄

宣廟庚午　命復官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六


外十二